

活泼、热闹，是一年中最为开放的闹节。农家彻底放松之后，二月二“龙抬头”，进入紧张的春耕生产。节日的调节，反映了农耕文明的有张有弛。

近年来，我国陆续将春节、清明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定为法定假日，让民众在假日休息时领悟传统文化的深远意义。我们基层的领导有时不重视这个假日，常常用开会或调研占用这个“法定假日”，有时还把这些古老的传统说成是迷信，这是对民俗文化的不恭，也是对“法定”的不敬。既然是“法定”，就应该依法而行，不应轻易改变。我们的传统节日，自己不珍惜，西方的节日必然乘虚而入。有的干部把宗教信仰都说成是迷信，有伤信教群众的感情。宗教，首先是一种信仰，同时包含一种文化。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印度文明起源于婆罗门教，俗称印度教。释迦牟尼从印度教中受到启发，创立了佛教学说。佛学于两千年前传入中国，按说我国当时已产生了儒学、道学，佛学怎能落地生根呢？是因为儒、道两学对人的生死轮回、因果报应、如何解除烦恼等学问缺乏论述，佛学填补了这些空白。佛学传入中国后，吸收了儒道两学的一些理念，结合了华夏民情，与中国社会相适应了。因此，儒、释、道构成中华的传统文化。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，近千年中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。唐朝僧人玄奘去

西方取经回来著书立说，唐太宗皇帝亲自为他作序。玄奘的著作进入世界文库，汉语中的世界、如实、实际、平等、现行、刹那、清规戒律、相对、绝对等词汇来自佛学用语。我们应正确理解我党制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，明白“信教群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积极力量，政治上团结合作，信仰上互相尊重”。

蒙古民族有三个祭祀的节日。一是祭祖，从成吉思汗1227年去世之日，在他灵魂祭祀的场所点燃了一盏长明灯，距今近800年没有中断。负责祭祀的达尔扈特人被免除赋税、徭役、兵役，也不去做官，专门从事祭祀活动，现在成陵的达尔扈特人延续到了39代，这一祭祀文化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二是祭敖包。在山坡上堆上土、石头、木头等，成为一个包。早期游牧民族作为部队打仗或商人马队的路标，以防迷失方向。后来，成为祭祀祖宗、祭祀神灵的地方。清代，盟有盟的敖包，旗有旗的敖包，家族有家族的敖包，重大活动在敖包举行。有一首歌“敖包相会”，可以理解为老地方相会。包头地区最大的一个敖包“白云鄂博”，蒙语意为“富饶的神山”。三是祭火。蒙古民族认为火是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因素，父子两辈分户另居时，儿子要从父亲的炉坑中挖一把火种引到自己家里，表示生生不息。现在自治区有多个城镇设有祭